

东经105°，北纬25°。乱石崩云，长虹饮涧。今天，万众瞩目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世界桥梁博物馆”的贵州再添封面新作。当汽笛长鸣踏碎花江峡谷云海，钢铁巨龙昂首展翼，于千壁之上发出震彻山河的长吟。这声宣告，是刻破历史的惊雷！当北盘江以雷霆之势劈开万仞石壁，便注定了这片水土的激烈与苍凉。

花江，这道封印了亿万年时光之海的伤痕，凝固了多少叹息与悲怆？

这里，曾回响着傣客“晓晴之地”的沉重叹息，“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

这里，曾被中华民族的血泪泪担，90年前，红军于此激战，“花江铁索桥阻击战”壮怀激烈；抗战烽火中，花江铁索桥与上游盘江铁桥撑起“抗战生命线”的沉默脊梁。

这里，曾留下联合国专家的怅然无奈，30多年前，他们面对峭峙石壁断言：“最不适应人类居住之地”。

花江！花江！峡谷深险，两岸相望，峡谷深险，黔西南乃至大西南来往东南亚的脉动，在此淤塞。

花江！花江！清幽之盛，撒心之困。天不遏！野人不屈！星空是天的，奇迹是人的。

新时代，迤逦的山河开始重塑筋骨！曾经不可逾越的北盘江天堑之上，一座座世界级高桥雨后春笋，傲然飞架！折戟的陈年轶事，被奋斗的巨臂拉直成一个巨硕笔挺的惊叹号！这里，成为中国在地球上，矗立的高桥坐标。千年守望，天堑通途！亿万公里，澎湃共舞！金秋时节，踏上这片曾经苍凉的高原峡谷。我们侧耳聆听——

花江壮歌，从极心的悲鸣，升华为荡气回肠的时代交响！那是贵州儿女用激荡、用坚毅谱写的山河史诗！

我们深情凝视——花江壮歌，以磅礴之力，奏响着大地的振兴与荣光！那是在党的旗帜指引下，引领这片古老土地书写历史巨变、创造人间奇迹的不竭源泉！

群山飞彩虹，高路入云端。花江作证，山河焕新；壮歌，还在续写！奇迹，正在生长！

寻路记

从“绝地逢生”的石头缝里刨食，到“世界之巅”的钢铁脊梁托举，一条路唤醒沉睡的峡谷，一座桥见证高原的跨越

9月3日，北京天安门。朝霞霞金，礼炮轰鸣。钢铁方阵敲响大地，国之重器昂首穹苍，预示着一个民族坚韧自强的力量宣言。这束束自盛焰的光，穿透千里关山，映照在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的老渡口。

老支书梁绍宇穿上珍藏的绿军装，苍老的手抚过褪色的领口红绳，庄重盟上军功章。当铿锵舞弄里国之重器驶过，老人巴掌拍得通红，热泪盈眶，“国家强了，咱们心里才踏实！”这份沉甸甸的勋实，在星耀蜉蝣环绕的花江峡谷，凝成了雄浑的具象——

村民邓登彬的家成了绝佳的 viewpoints。推开窗，一幅壮阔图景撞入眼帘：三座横跨天堑的桥，如三枚枚时空的铆钉，钉穿了云与卷的阻隔，于不同高度层叠，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挣扎、牺牲与跨越。“左右皆重岩垒嶂，行旅恒虞”。《贵州通志》曾以令人惊悚的笔触勾勒古道险峻，有人将其与屈原关、剑门关相提并论：“黔之有花江，方之屈原、剑阁，未让也。”

花江铁索桥，便是这千年行路难的咽喉锁钥。14根冰冷粗链深嵌石壁，木板在风雨中呻吟，悬于25米的空中。桥头石壁上，1935年红军阻击战的弹痕犹在；抗战烽火，花江铁索桥与上游盘江铁桥撑起45万吨吨重，铸就“抗战生命线”的沉默脊梁，无声诉说着血与火的悲壮。

桥负载的，不仅是商旅行囊，更是千百年行路难的沉重叹息。在交通如血脉的年代，花江村的悲怆格外深重。为了节省几枚铜板的渡资，一代代渡渡人陡而险峻，多少精壮汉子殒命江河，留下孤儿寡母的痛哭在峡谷中回荡。

“最不适应人类居住之地！”——这悲苦，刻在山岩上，更刻在骨髓里。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苞谷点石煮，春种一大坡，秋收一小箩”……山歌里，有眼红，有不甘，还有饥饿与贫穷。石窝窝里，人影如织。跪下，弯腰。手指如钩，恐惧薄土。刨开，埋种，挪步；再跪，再弯，再刨……千万次的重复，向石头讨要活路。

土薄如纸，命悬于石。
江流千年，花微成穗。无人有闲看风景，只有饥饿，勒索喉咙。只有眼泪，融在石上，比汗还贵。
花江人有多苦？2009年，一部反映花江峡谷两岸贫谷治“石”的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剧名就叫《绝地逢生》。
“以前，别说花粮、水果，苞谷能开口就是老天开眼！牛羊散养啃光了苞皮，山越啃越秃，人越越穷，恶性循环，看不到头啊。”老支书指向对岸峭峙巍峨的花江帆，语气里满是苦涩和羡慕。20世纪80年代，祖国一声召喚，梁绍宇走向南疆战场的血火硝烟。归来后，他接过了花江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这一挑，就是36年。

对岸花江帆的繁荣，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他常常蹲在铁索桥头，

望着对岸灯火通明、车来人往。

“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人家牛满圈、粮满仓，种的花粮卖到省城响当当！为啥？就因为为他们修得像样的路！”

平生酷爱下象棋的梁绍宇，有时面对棋盘，不由得愣神：无路，车不出！

闭塞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甚至束缚了村民喂猪的勇气——唯恐饲养太肥，却难运出外，竟看着猪肥膘心疼。

当改革的血液开始奔涌，花江彼岸，“顶云经验”激荡风雨，而梁绍宇改变命运的契机，则在一场深夜“偶遇”中迸发。

2004年秋，“马马屋电站”工程人员借住在他家土墙房里。一天深夜，梁绍宇端去洗脚水，无意瞥见桌上摊开的文件——“纳哈田-花江段”“公路规划”“正月十五启动”，几个字如雷炸响在心头。

机会！他强压狂跳的心，借着昏黄煤油灯，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翻开纸卷。找到关键几页，他一笔一划，将路线、里程、时间节点，虔诚地誊写在日记本空白页上。

天蒙蒙亮，梁绍宇握着这张“偷”来的“宝图”，徒步几十里山路赶到县时，叩响了交通局局长办公室的门。

“领导！给我们村一条路修吧！”这份“情报”和满腔赤诚，最终化作了纳哈田到花江布依寨8公里蜿蜒的砂石路，更带来了照亮峡谷的第一缕阳光。

这条被乡亲们称为“偷来的路”，成了一个村庄觉醒与奋起的最初脚印，路辟了禁锢千年的沉寂。

思想，更需觉醒。当年为修小学占地，有人扬言报复。老支书果断组织村民包车赴镇江口请寨“开眼罪”。

“人，就是要出去看看！”从苗寨回来，曾经反对的村民主动找

他：“支书，修小学是为了娃娃，我们支持！”

2003年，关兴公路北盘江大桥如虹飞架，公路直接从山顶横穿峡谷两岸，彻底改变了“下到谷底再过江”的历史。

通车那天，梁绍宇早早爬上村后的山头，看着第一辆汽车稳稳驶过桥面，阳光洒在新修的护栏上，反射出耀眼的光。

他扶着身边的老樟树，对着天空喃喃：“伙伙伙们啊，看！我说的桥，真的来了！比我们当年想的还要高，还要好！”

年年岁岁的想，日日夜夜的盼，那一刻，他以为，那个在树荫下

遥想大桥的梦，终于成真。

时代的脚步，远比他想象的更辽阔。

2019年，黔西南北、贞丰、黔西南、两县同时批脱贫摘帽，千年穷根，一朝斩断。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更令花江沸腾：花江峡谷要建“世界

第一高桥”！

当乡亲们进村时，老支书梁绍宇第一时间召集村民开坝坝会，声音因激动而颤栗。

“我年轻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花江会有一座跑汽车的桥，那时大家都欢笑呢。”

“现在国家要给我们建世界最高桥的桥，这是多大的福分！桥通了，

花椒、蜂蜜当天进城。”

曾经“断人说话”的预言者，如今成了梦想照落地的见证人。梦想落地并非村庄独见。仅关岭岸桥墩建设，就需临时征用地300多亩，涉及1000户村民。

2020年9月，花江镇成立征拆专班。他们披星戴月，挨家挨户，讲政策、算长远账——大桥贯通，出行如何便利？产业如何腾飞？耐心与赤诚，渐渐融化了疑虑，赢得了信任。

“最忙时，晚上10点还在村民家里。”征拆办负责人周仕雲望着云端矗立的巨桥，感慨万分：“能为世界第一高桥服务，大家都觉得这是份不薄的荣誉”！

五载寒暑酷暑，花江峡谷大桥，这条即将贯通的钢铁巨龙，即将傲然展翼。

花江村里的布依族八音坐唱队自发组织起来，27位老人，老的七十多，小的十五六，在村小场地上，顶着烈日排练。

“这桥是咱花江的天大喜事！不唱出来，心里憋得慌！要唱给全

桥、全世界的人听！”排练间隙，梁绍宇站在墩场边，目光在远处巍峨

的桥梁和眼前一张张自豪的笑脸上流转。

思绪怎能不飘回当年筑桥那个个朴素而宏阔的峡谷大桥梦？历史

的回响与现实的轰鸣在此交错升腾。

桥是路的跨越，路是桥的延伸。从烽火硝烟到盛世华章，三座

桥，三个时代坐标——

铁索桥，烽火脊梁，割裂铁血牺牲与生死存亡的沉重问号。

北盘江大桥，是小桥通途，见证断绝绝对千年贫困标签的探索。

花江峡谷大桥，是凌云丰碑，矗立着强起来的自信与高质量发展的

的壮美。

路，在脚下延伸；桥，向山头生长。无人机掠过峡谷，镜头里“三桥同框”的奇观，恰似三个时代的对话，共同吟诵着镌刻在星崖上的立体史诗，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惊心动魄的纵深。

这股磅礴力量，穿透幽谷，直抵人心，共同托举着一个民族——

从绝境求生的困厄挣扎，到凌云飞渡的豪迈壮烈！

的又何止星空？

“贵州是平的！”这些年，社交平台上关于贵州“高速平原”的讨论从未冷却。

站在花江峡谷的悬崖边，脚下是625米深的沟壑，云雾在谷底翻

涌，对岸的尖山若隐若现。

“地无三尺平”“出门万重山、回家千条水”……老寨人总把这话

挂在嘴边。贵州的孩子，童年记忆里总有座山，也常有这样的疑问：

“山的那边是什么？”

明代王阳明写下“连亘万里，际天无极”时，或许没料到，500

多年后，这片被山峦“扼”住咽喉的土地，会用钢铁与混凝土，在云端

写下“世界桥梁博物馆”的注脚。

1420米的主桥跨越，成就“山区第一跨”；625米的桥梁高度，问鼎“世界第一高”。

谁能相信，“世界第一高桥”刚在图纸上露头时，峡谷就抛来了连串问号。

“这么深的峡谷，非跨不可？”

摊开地图，作为贵州中西部的纵向大通道，六安高速像条急着拥抱远方的巨龙，却被80公里长的花江大峡谷拦腰截断——十字交叉，绕无可绕。

叶洪平，这位参与勘查设计的工程师，手指在图纸上划过：“你看这峡谷，窄处像大口咧开的嘴，宽处能吞进半座城，绕？除非非高速在山里打个弯。”

“跨就跨，为啥要绕这么高？”

在桥梁界，想跨越短缺点：就把桥往低处压。可峡谷里的“低”，

藏着另一个陷阱——桥基低，山体里埋的隧道就越长。以桥换隧，还

是以隧换桥？一番成本测算，反复比选商量，“3500米隧道+2890米的

桥梁”第一缕阳光。

最后拍板时，贵州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韩洪平说了句大

白话：“我们修桥不是比高，是过日子，欠发达、欠开发，贵州修桥，

得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

还有一个没问出口的“考题”：桥位选在哪里？第一辆设计在轴线上

游，要穿水沟、压矿产。

叶洪平望着图纸叹气：“老祖宗留下的家底，不能随便糟践。”往

北移300米，避开杉柳群落时，他特意让测绘仪慢下来；“你看那杉

柳，和恐龙比肩的化石孔，这桥，得给它们让路。”

贵州的桥，多是被峡谷“逼”出来的。北盘江就是最严厉的“考官”

——1900多米的落差，让它在群山中劈出“地球裂缝”，最窄处两

岸能喊话，却要绕行一整天。

2005年开建的坝陵河大桥，是贵州人给北盘江的第一份答卷：世

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径桥，堪称“世界级桥梁的开山之作”。

那时的刘蒙，刚走出校门，是坝陵河工地上最年轻的技术员。他

记得请日本专家来咨询时，对着峡谷和图纸直挠头：“你们这峡谷，比

我们海上建桥环境复杂。”

更扎心的是设备——日本桥面吊机要价2000万元租金。“租不

起，更买不来。”贵州省交通運輸厅总工程师谢湘海仍清楚记得。

那一晚，年轻工程师们把日本专家灌得酩酊大醉，不是为了套

话，是心里憋着劲。

“买不起，租不起，那就自己造！”

没有先例，那就创造先例，制桥梁怎么吊？他们在工棚里画了

300多张草图，用钢管搭模型，愣是捣鼓出成本仅400万元的国产吊

机，还衍生出多项创新吊具。

这项自主创新，成功解决了在山区桥梁建设中大跨径制桥梁施工

的难题，彼时被评估为“国际先进”水平。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股“被逼出来的倔强”，后来成了贵州桥

梁的基因。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种人生可以替代。在贵州

桥梁人眼中，这话还有另一番家意：没有一座桥是相同的。

“创新都是环境逼出来的。”韩洪平说，在贵州修桥梁，地形的

挑战最大，由于拼装场地受限，运输条件困难，已有的工艺工法不适

用本地化，几乎是一座一桥一策，没有先例。

贵州河网密布，从外省调运运费高、周期长，贵州桥梁团队就地

取石研制机械制砂，开机制砂先河，向全国推广；

平塘大桥，拥有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桥塔，两座巨型桥墩由实力雄

壮的央企和贵州团队分头施工，贵州团队创新研发出“叠合梁拉桥

架阶段上修建安装工艺”，以整体吊装架桥技术将效率提高20%，贵州

团队负责修建大桥的木质桥墩。那是他和女儿共同完成的

“暑假作业”。

当刘蒙兴致勃勃为桥墩刷上青绿油漆，想要一声赞美时，女儿

说：“爸爸，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桥应该是彩色的。”

他愣了愣，想起工地上安全员的红马甲、技术员的蓝工装、钢筋的

银灰色、混凝土土黄色……原来桥本就是彩色的——

是建设者的颜色，是山与云的颜色，是美好生活的颜色。

完。”花江峡谷大桥，是刘盛涛参与修建的第20座桥梁。

折戟的时光，几串数字便可概括：资历的改变，分量却如此沉甸甸。从手拉肩扛背物料架说“板凳桥”，到大国重器相继投用；从跟在别人后面埋头苦学，到贵州桥梁突破世界级难题……刘盛涛的25年、刘蒙的20年，也是贵州桥梁从建成学会、发奋追赶到超越引领的非凡时光。

桥高人为峰。

今天，不断创新的“世界桥梁之最”，成为最动人的贵州风景。勇攀高峰的贵州桥梁建设者、薪火相传的后来人，则是这动人风景中最靓丽的那一抹色彩。

2012年，刘盛涛、吴扬在北盘江大桥上结为师徒，跟着师傅给图纸、盯施工，3年时光，徒弟吴扬从师傅那学到了两个字：严谨。2015年，大桥主塔施工结束后，两人又各自奔赴不同的桥梁建设现场。

2022年，公司抽调技术骨干投身花江峡谷大桥建设，师徒俩久别重逢。时隔7年，当年北盘江大桥上的工区长刘盛涛成长为六安高速7标段的总工程师，当年的徒弟从技术员成长为现场技术主管，师徒再相会，刘盛涛很欣慰的也是两个字：放手！

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在不见面的日子里，吴扬拿下了二级建造师、一级建造师、试验检测工程师……高原纵横，霜林雪盖，他便是工棚的台灯下啃了下来的；凌晨4点的峡谷最安静，看得进去书。”

如今的贵州，32万余座桥在群山间架起“高速平原”。世界高桥前

100名，贵州占了近半数；前3名，全在北盘江上。

在花江峡谷大桥即将通车之际，9月23日，北盘江上又一座世界级高

桥——安盘高速天门大桥合龙。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早期的铁索桥和石

拱桥，近年新建的公路、铁路桥，北盘江上现存桥梁达30多座。

原来，贵州从来不是平的。这个“平”，是被一座座大桥给“架”

平，一条条隧道给“穿”平，一个个劳动者的热情给“烫”平。

只见山还在，把路和桥扛在肩膀上的贵州人就代代相传。

在花江峡谷大桥所属的六安高速项目中，有近200名建设者毕业于贵

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早在2024年，校方就与项目签订了“花江峡谷大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协议，共探“一桥一渠一团队”育人模式，打造特色教学体系。

更为巧合的是，花江峡谷大桥两岸，7、8标段的两位“刘总工”，均

毕业于这所院校。

“论文就写在大地上了！”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路桥工程学院马宗源教授团队来自同济大学，共同开发“基于北斗卫星的精准毫米级实时定位技术”，主导架梁控制精度达到毫米级。

“我们教学生修桥，要教他们守桥。”在大桥之上，贵州交通职业大

学水运与航运学院教师彭爱琴，针对大桥研发巡检机器人，为大桥通车

后的长效运维做做准备。

希腊《现代外交》认为，花江峡谷大桥是中国进步、希望与转型的

象征。

英国《每日电讯报》点赞：“中国即将开通世界最高的桥——耗时仅

三年半，这刚好是英国在曼彻斯特附近建造一座高速公路立交桥所花费

的时间，相较于英国的缓慢施舍，中国建设速度之快尤令人惊叹。”

格罗吉亚、哈萨克斯坦、刚果（金）、孟加拉国……峡谷山区桥梁建

设的贵州标准、贵州经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贵州交投集团境外施工合

同总额突破40亿元。

山外，桥成为世界了解贵州的窗口；山里，桥成了会说话的课本。

“筑路意志坚，扛起大道上青天，踏碎了云朵，踢到了山尖，任你车

马来多时，总在我身边。”

黔西南平塘县平里河沙坪坝村，一幅摩崖石刻道尽册三公路筑路之

艰，雕刻了黔人“黔道更难”的甘苦，激励着建设者“向山突破”的

登攀，也启迪新一代路桥人“与桥共生”的温柔坚韧。

“那时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

那时髦觉得修桥是活，现在才懂，桥是家。”刘盛涛忆起犹新，2013

年夏，30岁的他在工地上办了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坝里坝工地上，